



有一种经历叫“高考”

翁郑榕

时光荏苒，又是一年高考时。经过晋江一中考点时，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。

上午，还不到10点，两旁的人行道上，到处都是送考的家长们。他们或站，或坐，或仰头望天，或轻声交谈，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味道。天刚下过一场雨，不算太热，但好多家长还是不停地用广告扇扇着风，似乎唯有如此，才能将心头的燥热驱散。他们目光凝重，急切、期盼、不安，众相丛生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为人父母者真的不易！

回想我的高考，已是12年前的事了。我的成绩在年级属于“头部”，但我知道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”，所以一直不敢懈怠。

高三是关键的一年，父母也早早地进入了紧张的陪考状态。妈妈除了上班外，重点就是搞好服务保障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准备一日三餐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和二姨经常给我整一些“黑暗料理”。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和二姨打电话，询问各类料理的做法，然后学着去做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在网上收集了大量高考生的营养食谱作为参照，严格按照食材、佐料的比例烹制，比做科学实验都严谨。为保证我能吃饱、吃好，且达到营养均衡，老妈可谓煞费苦心。

为给我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家里的电视我就没见父母开过，手机声音也设为静音状态。节假日更没有请人到家里做客，也不接受别人的宴请，连走路都放轻脚步，坚持不穿硬底鞋。每天晚上，我都静悄悄地房间看书复习……

那年的6月23日上午11点多，成绩出来了。与我平时的成绩相差太大，可能无缘心仪的大学。在那一刻，我心里有太多的辛酸与委屈。3年，1000多个日日夜夜，9个小时的考试，太多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。

我平静下来后，与父母商量我的去向。上一个勉强的大学，还是复读一年？纠结、徘徊、痛苦、无奈……五味杂陈，每天我都在恍恍惚惚中度过。

我依然记得填报志愿前的那个夜晚，父亲来到我的房间，说：“一块地，不适合种麦子，可以试试种豆子；豆子也长不好的话，可以种瓜果；如果瓜果也不济，撒下一些养麦种子，一定能够开花。因为一块地，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，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。”一切顺其自然吧，只要努力了，相信明天会有收获。这次没考好，只是一个意外，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！

是的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！上大学后，我过得风生水起。我积极参加学校和社团举办的各项活动，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大学毕业后，我顺利进入国企工作。我深知，这些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高考带来的磨砺，在不断经历痛苦、迷茫、徘徊，复又冷静、反思、沉寂、努力、奋起，最终爆发。其间，我经历了多少痛苦和嬗变，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！正是因为不懈的努力，顽强的拼搏，走出高考失利的阴影，才用事实证明了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”！

高考年年继续，我也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！窗外，一地阳光，风吹过我的面庞，抚慰着我满脸的泪花，告诉我：你吃过的苦，终将开满幸福的花！

| 抒怀



又是一年毕业季

苏阅涵

又是一年毕业季，朋友圈里的学士服一次次刷屏，我却总会在看到那些笑脸的瞬间，思绪回到很久以前……

那年六月，阳光似乎比往年更加明亮，照得人睁不开眼，也看不清前方的路。那是一段不愿回头，却终将难忘的日子，像一场没来得及细看便结束的电影。

我们都还年轻，却已经要说再见了。

我记得毕业照那天，大家穿着学士服在教学楼前排成一排，阳光刺得人眼睛酸涩，笑容却灿烂得仿佛没有分别。有人拿出自拍杆，有人抢着喊口号，还有人趁老师转身时偷偷擦眼泪。那天的风很轻，吹动了女孩的长发，也吹得每一个人都想拥抱彼此，却又都装作若无其事地嬉笑着。

宿舍里早已堆满了纸箱和胶带，我们轮流在那间住了四年的小屋里拆卸记忆。墙上的照片被一张张取下，连阳台上那株早已枯萎的小绿植也被小心包好。有人抱着吉他最后弹了一首歌，那声音像是刻意压低，却又那么响亮。

毕业，不是我们最想说的话题，可它偏偏来的时候，不容任何人逃避。

那几天，校园的每一处都变得格外温柔。平日里觉得枯燥的课堂变得亲切起来，哪怕只是路过讲台前的角落，也要停下脚步看一眼；食堂阿姨突然多加了一勺菜，说是“最后一次”；宿管大叔也在晚上巡楼时，破天荒地和我们多说了几句：“以后啊，别太累。”

我记得最后一次从图书馆走出来是深夜11点，整栋楼都已经黑了，只有门口的那盏灯还亮着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那扇熟悉的大门，突然想起无数个在这里通宵备考的夜晚，在这里与朋友交换考题、抱怨人生；在这里喝着苦得发涩的咖啡，却还咬牙坚持。

这些琐碎的细节，如今再难复现，却永远住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

毕业那天，下了一场不大的雨。我们撑着伞在校门口合影，有人笑着说：“下雨了，是天在不舍我们。”可我知道，我们是在舍不得这里——这个装下我们青春、迷茫、欢笑、梦想与崩溃的小小世界。

离别总是悄无声息地发生。有人提前离开，只发了一条“各自珍重”，有人迟迟不走，像是想把整座校园刻进心里；也有人在站台上说着“再见”，却从此再没见过。毕业之后的第一年，我偶尔还会梦见那间宿舍、那条长廊、那座图书馆，甚至那棵夏天里蝉鸣不绝的老树。梦里，我们仍坐在一起，大声讨论选修课，研究明天去哪吃晚饭，没人提起未来，也没人真正害怕分别。

可现实中，我们终究背上了行囊，各奔东西。有人成了教师，有人成为销售，有人出国继续读书，也有人在家乡开起了自己的小店。我们隔着城市和时间，偶尔在深夜互道一句“还好吗”，就像用尽力气维系那份未完的青春。

多年过去，每逢这个季节，我都还会停下脚步，看一眼街边穿着学士服的身影，心里有些羡慕，也有些感动。他们像极了当年的我们，不知前方何处，却满怀希望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一场又一场毕业，一次又一次告别。可也正是这些短暂的交集，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章节。



我小的时候，父亲伏在屋里的地上，脊背弯成一座小小的山峦。我们便欢笑着跨坐上去，口中吆喝着：“驾！驾！”催他前行。父亲竟真如牛马般驮着我们，在房间里笨拙地挪动起来，一路颠簸摇晃，引得我们笑声连连。

那时年幼懵懂，浑然不知此中轻重，只道是场寻常游戏罢了。父亲却从不以为忤，仿佛那被压弯的脊梁，天生就驮得动童稚所有的放肆。如今细思，父亲那时俯身入尘埃的姿态，竟如一座桥梁，心甘情愿将自己弯折成孩子通往欢乐的渡口。原来，父爱首先俯就于尘土，而后才托起我们触摸云端的嬉戏。

其实，父亲不只是沉默的坐骑。他更常是游戏中妙趣横生的核心人物。有时，他扮作《西游记》里的玄奘，手持木棍权充锡杖，引我们几个小健儿穿行在院中；有时，他又成了智勇双全的“小兵张嘎”，带我们在田埂间追逐“敌寇”；甚至学着织女轻诉离别，令牛郎在银河此岸怅惘徘徊。

家中的天地虽小，父亲却倾注了所有热忱，使简陋的庭院化作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。我们便在这袖珍剧场里奔跑、欢笑。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，为我们搭建起一座座精神上的空中楼阁。童年幻梦，竟如此真实地生长于父亲低俯的身影之上。

待年龄渐长，课业如潮水般淹没了嬉戏的时光，父亲便悄然改变了陪伴的姿态。灯下，他常默默坐于书桌旁，如守夜人般注视着我们伏案笔耕。他四处搜罗书籍报刊，图书馆里常能寻到他佝偻着翻检书籍资料的身影。他总把寻来的书递给我，说：“喏，这书好，能帮得上你。”

父亲那沉静如山的守候，仿佛将光阴都熬成无声的沃土，只为供我们细细扎根。原来，成长所需的养分，除了欢笑，更有这无声托举的专注与等候。

后来，我们如羽翼渐丰的鸟儿各自飞去，父亲却依然守候在原地，在屋后开辟出一方小小的田园。四季流转，他栽种番薯、土豆、花生……收获时节，便总执拗地塞满我们的行囊。父亲常说：“外面买的不如自家种的干净，你们带些去。”

每当我们带着礼物回家，他总皱眉摆手：“花销大，不必破费！”可我分明窥见，他口中推拒之际，眼角细纹却已如涟漪般舒展荡漾开来，笑意温融，将苍老面容映得明亮。原来，父辈所求，不过是儿女心意掠过心潮时，那瞬间激起的无声暖浪。

原来，父亲一生，皆在为儿女俯身作梯。童年，他俯首为马，托起我们最初俯瞰世界的欢欣；少年，他俯身伴读，支撑我们向知识深处跋涉；及至我们成年飞离，他又默默俯向土地，以躬耕的姿态，持续滋养着儿女的远方。

而今，父亲已近八旬，脊背更显弯曲了。这腰身弯折的弧度，竟似与当年驮我嬉戏时一脉相承。原来，他一生都在俯就，只为将我们举向更高远的世界。

这世间，父亲，何尝不是一架深埋于光阴尘土的梯？他们选择低垂头颅，弯折脊梁，最终将孩子托举至自己肩膀以上的高度。梯子的意义，全在于此：甘愿磨损，甘愿缄默，只为让攀登者踩过自己，去望见自己未曾抵达过的辽阔地平线。

| 杂谈



城市高楼里，成千上万的电梯每天“吞吐”着无数身影。而二楼，却像一道微妙的分水岭，横亘在步行与乘梯的选择之间，成为有些人心中的“是非之地”——到二楼这点路要乘坐电梯吗？短短一层楼的距离，成为评判与审视的标尺。

有时，等电梯的时间往往比爬楼梯更漫长。在金属门开合的间隙里，时钟的滴答声被无限拉长。有时，站在电梯厅，看着数字指示灯缓慢跳动，心里默默计算着——这点工夫，爬楼梯都能在一楼和二楼之间来回跑两趟了！当电梯终于抵达，门缓缓开启，倘若恰巧碰上赶时间的“急性子”，他们脸上的表情瞬间有所变化，那目光仿佛能穿透后背，带着无声的责备：“这二楼也乘电梯，非要耽误大家改造世界的时间吗？”“可不是嘛，明明几步路的事，非要折腾得大家停不下来。”这些未说出口抱怨，像蜘蛛网的蛛丝，缠绕在每一个在二楼出电梯者身上。

然而，即便内心早已翻江倒海，吐槽声在胸腔里绕了九曲十八弯，化作只有自己听得见的“腹语”，但作为文明社会的文明人，仍在维持着表面的优雅与体面。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始终镇定，仿佛这乘坐电梯到二楼的选择，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遥想当年，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二楼。那时，从一楼到二楼，不过是转个弯、迈上二三十级台阶的工夫。站在楼梯口，望着近在咫尺的目的地，我坚定地认为，坐电梯上二楼就跟穿着雨靴在客厅散步一样——纯属多余。更何况，“绿色出行”的口号正喊得震天响，走楼梯不仅成了环保的象征，更像是一场证明自己“健康标兵”身份的庄严仪式。每一步台阶的跨越，都带着某种隐秘的成就感，仿佛自己正在为地球减负，为健康加分。

也曾想着与电梯“决裂”，信誓旦旦地告诫自己要靠双腿征服楼层，可行动常在“坐”与“不坐”之间，反复摇摆。就跟减肥时说“再也不吃炸鸡”一样，经不起美味的考验。而行动的改变，往往出现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，时常被电梯“诱惑”。有时走到一楼，正巧瞧见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柔和的灯光倾泻而出，仿佛在发出无声的邀请；有时从地下室停好车后，若电梯刚好在安静地等待，还是会鬼使神差地溜进去。那一刻，理智在耳边郑

| 亲情



父爱如梯

曾剑青

| 野趣



荒野池塘垂钓乐

周国利

15年前，45岁的我因公司倒闭，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晋江，成为一名打工大叔。

不管工作怎么紧张，饮食怎么不习惯，气候怎么湿热，自己都力争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业余时间一直练太极拳、打乒乓球，学会苦中取乐，释放压力。

意外的一件事是，我们几个打工的老乡竟然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后花园。那就是厂区后面荒坡上的一口小池塘，随意生长着野生鲫鱼、草鱼、鲢鱼。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在这个后花园里垂钓，散心、放松，给自己的打工生活增加一段特别的快乐插曲。

与垂钓结缘，要推到少儿时期，在家乡苹果园的河道里，用竹竿、缝衣针弯的钓竿、蚯蚓去钓鲫鱼和泥鳅的经历。没想到的是，如今，在闽南的海滨黄土地上，还能找到一口野池塘，重新捡起儿时钓鱼的喜悦和欢乐。

来到这里半年后的一个周六晚上，一位喜欢垂钓的老弟神秘地拉我去看他钓到了什么：呵，一条一尺多长、三四斤重、黄灿灿的草鱼！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：散步时无意中发现荒坡上隐藏着一口小池塘，可以见到鱼儿在水面上打漂，便尝试着去钓了一会儿，没想到一下就上上来一条金色草鱼。池塘距离厂区不到500米，面积不过600平方米，被丛生的芦苇覆盖，极少有人留意，却是一个鱼儿众多的“宝藏地”。

钓回的大草鱼被我收拾干净，切块腌制，一块块猪油下锅，葱姜蒜爆炒，鱼块煎黄，加清汤慢炖，呈了乳白色，再倒入番茄酱，成就一大锅番茄鱼汤。叫四个同事一起品尝：鱼肉鲜美弹牙！吃完了肉，鱼汤浓郁可口，我们又下一把挂面，放些青菜，不放过任何调料，依然令人停不下筷、闭不了嘴。

又过了一周，忙完手边工作，我们约上两三个老乡一起来到小池塘。踏平塘边的芦苇，找个水面相对宽阔的地方坐下来，抽出两根鱼竿、结上鱼线，挂好鱼饵、抛出，安心等待。看到池塘的水面时常有鲫鱼打水漂，“啪啦”一声，露出白肚、铜黄色的脊背。令人期待，又信心满满。

没有等太久，就见漂儿一吞一吐，一棒竿就提上一条四五寸长的鲫鱼片子。好久连台。大家你一下我一下，比赛似的挥舞钓竿，将鱼儿纷纷甩上来。大都是脊背呈黄铜色，宽扁肥壮大板鲫。

不到两小时，惬意垂钓后，提起鱼护，哗啦啦的鱼儿活蹦乱跳。大家心满意足地收竿，回到宿舍，把鱼儿倒入大铝盆，40多条的野生鲫鱼喜煞人。欢声笑语中把鱼剥洗干净，用盐、啤酒、葱姜腌制，油煎定形，然后大的红烧，其余炖鲫鱼汤。先吃肉，然后在鱼汤里放入几把挂面，摘几把宿舍门前栽种的小香葱、青菜放进去，鲜美的鲫鱼汤令我们七八个大叔垂涎欲滴，欲罢不能，大呼过瘾。

阴差阳错，这个无人问津的小池塘，却成为我们这群中年人的垂钓乐园。每次闲顿时身处浓密芦苇丛中，坐在静静的池塘边，没人打扰，听着远远传来的海涛声，看着万里无云的蓝天，大家就会立马卸去紧张的工作压力，丢掉思乡的烦恼。信马由缰地钓起肥肥、憨憨的鱼儿，心情就得到一次放飞，轻松快乐洋溢全身。

细细琢磨，这二楼坐电梯的纠结，总是在他人的眼光与自己的需求之间来回拉扯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困惑，这些看似琐碎的抉择，像一张细密的网，将我们困在“应该”与“不应该”的思维迷宫里。

其实，到二楼坐不坐电梯，无需多想。想锻炼，就踏上楼梯，用脚步丈量楼层；想轻松，就踏入电梯，享受片刻的舒缓。与其在此类小事上反复“折腾”，不如做个遵从内心的“电梯自由人”。毕竟，比起二楼坐不坐电梯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得放下他人的眼光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轻松与自在。



桑葚伴夏来

裴金超

初夏的风轻轻拂过老宅的墙角，那棵桑树又挂满了紫黑色的桑葚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紫玉，镶嵌于记忆的枝桠，熠熠生辉。

自记事起，那棵高大挺拔的桑树便已在我家扎根。它像是一把撑开的巨伞，为老宅遮风挡雨，也为我童年的天空增添了一抹浓得化不开的绿意。春天来临，万物复苏，桑树也披上了嫩绿的新装。那时，老师为了让我们观察蚕宝宝的生长过程，每天都会布置采集桑叶的任务。而附近只有我家有桑树，因此，每次上学之前，我都会兴高采烈地跑到桑树下，采上一把新鲜嫩绿的桑叶带到学校。课堂上，看着蚕宝宝在桑叶上缓缓蠕动，听着它们啃食桑叶发出的“沙沙”声，我和同学们心中满是新奇与期待。仿佛那片小小的桑叶承载着一个微观世界的奇妙旅程，而我，便是这段旅程的见证者。

桑树枝繁叶茂不久，在满树翠绿的叶子间，便星星点点地冒出了青色的桑葚果。起初，它们如小米粒般大小，藏在枝叶间，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可言，而桑葚，便成了我心中翘首以盼的美味。我每天都眼巴巴地望着树上的桑葚，盼望着它们快快成熟。时光仿佛也在我的期盼中加快了脚步，没过几天，桑葚便逐渐饱满起来，由青转红，再由红变紫。

桑葚成熟的季节，无疑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，也是我在小伙伴群体中倍儿有面子、光芒四射的时刻。那时，我会自豪地邀请小伙伴们一同前来，共享采摘桑葚的乐趣。而我，则仿佛化身传说中“桑田太守”，拥有着整棵桑树的采摘特权，享受着小伙伴们的羡慕与敬仰。

摘桑葚堪称一场欢乐的盛宴。那一刻，“上树如猿猴”的典故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几个小伙伴身手敏捷，猴子般攀上树梢，双腿盘牢树干，双手齐下，指尖轻捻，颗颗饱满的桑葚便落入掌心，染得手指、嘴边一片紫红，仿若打翻了胭脂盒，却乐在其中。树下同伴亦不甘示弱，踮起脚尖，摊开双手，接住上方“投掷”而来的果实，欢声笑语交织，惊飞了枝头雀鸟。摘下一颗桑葚，我顾不上擦拭上面的灰尘，便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。酸甜汁水瞬间迸射，填满口腔，那是大自然馈赠的纯粹滋味，无一丝杂质，顺着喉咙滑下，甜进心底，消弭夏日燥热，只留唇齿间馥郁余香，还有衣兜、裤兜塞得鼓鼓囊囊的满足感。

儿时，桑葚是那解馋的珍馐。待到成年，翻阅古医籍，才惊觉它原来还有滋阴补血、生津润燥之效。每至疲乏不堪、咽喉干涩之时，沾几粒细嚼慢咽，汁水滋润，不啻清润，仿若身体被温柔以待。桑葚不骄不媚，不张扬不喧嚣，低调绽放于春夏之交，献出全部美味与养分，又悄然隐去，待来年重生。此等品质，令人动容，也让我对桑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重。

如今，我已步入中年，生活的重担与责任，让我学会了沉稳与内敛。再次回到家乡，那棵老桑树依旧屹立，只是枝叶更加繁茂，果实更加丰硕。我独自站在树下，望着那一串串熟透的桑葚，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。伸手摘下一颗，放入口中，那份熟悉的味道瞬间唤醒了沉睡的记忆，但这一次，我品尝到的不仅仅是甜蜜，还有岁月的沧桑与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| 风物



穿越千年的流响

刘明礼

蝉是盛夏的歌者，是来自树枝上的天籁之音。每当夏日的第一缕热浪掠过柳梢，那些蛰伏地下数载的生灵便破土振翅，将古琴丝弦般的鸣响级满人间。这穿越千年的流响，自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“五月鸣蜩”的吟唱起，便成了炎夏最鲜活的韵脚，随着诗人的墨汁流淌出气象万千。

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”虞世南笔下的蝉，是君子清音的化身。它以蝉冠垂緌喻高士风仪，取清露涤尘喻品性高洁。疏桐间的鸣唱不是聒噪，而是穿透云层的天籁，恰似其《咏蝉》中“居高声自远”的隐喻——真正的清音，本不需要喧嚣。这托物言志的笔法，让蝉鸣成了初唐气象里最清越的琴瑟。

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”骆宾王狱中闻蝉，却听出了金戈之音；铁窗外的蝉声裹着秋萧的寒凉，如同他在《狱咏蝉》中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的悲鸣。诗人以“飞难进”写蝉翼承露的滞重，用“响易沉”喻直言遭忌的困境，把蝉鸣炼成了寒铁，在唐诗的星空刻出冷冽的轨迹。这物我合一的咏叹，让虫豸之声，亦有着青树幽蝉的浑厚。

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。”李商隐的蝉，是幅褪色的水墨。薄暮中的蝉伏在疏桐上，嘶鸣声里浸透秋意。《蝉》诗中“五更疏欲断”的残响与“一树碧无情”的冷色对照，正如他仕途的写照。诗人以蝉自况，将宦海沉浮的孤愤，揉进蝉翼的震颤，让原本清亮的夏音，蒙上了暮霭的苍茫。这种以哀景写哀情的笔法，让晚唐的蝉声格外萧瑟。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。”柳永的蝉鸣，是一曲离别的笙箫。骤雨初歇的汴河畔，寒蝉的颤音裹着黏稠的湿气，在《雨霖铃》中织就离愁的经纬。词人以“凄切”定调，让蝉声成为情感的放大器——不是蝉悲，是人心自悲。这种移情于物的手法，如在宣纸上晕开的墨迹，让宋词的意境愈发缠绵悱恻。

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王籍在山林间，听出了流响中的禅意。南朝诗人以声破寂的巧思，在《入若耶溪》中达到化境。蝉噪非但不显喧闹，倒反衬出空山太古的寂寥。这种“动中取静”的美学，何不是禅宗“不二法门”的妙谛？正如水墨画中的留白，喧嚣的蝉鸣，竟成了丈量寂静的标尺。

“一闻愁意结，再听乡心起。”白居易的蝉，是时间的刻痕。他在《早蝉》中捕捉到了夏日的渐变光影。新蝉试声的怯弱，老蝉力竭的嘶哑，都被诗人纳入时间的罗盘。这种以蝉鸣记录光阴流转的视角，让虫豸的生命与浩渺宇宙产生了共振，似沙漏中的流沙，丈量着永恒与须臾的差距。

从虞世南的君子清音，到骆宾王的铁窗悲鸣，从李商隐的孤桐遗响，再到柳永的长亭别调，蝉鸣在中华千年文脉中，始终扮演着多角色。它可以是士人精神的图腾，可以是离愁别绪的载体，也可以是参禅悟道的媒介。这些栖居在诗行间的精灵，用翅膜震动的频率，将炎夏的燥热过滤成文化的清涼。

当我们站在树荫下倾听蝉唱时，耳畔回响的不只是生物的本能，更是文明长河泛起的涟漪。那些被岁月定格